

兽王泰山

泰山叢書
第六集
獸王泰山

E. R. Burroughs 原著
章鐸聲 譯
述

愛的煩惱

梯凱向天躺在這熱帶地的樹蔭底下，像個非尋常人的病弱少女似的盡量在享受。至少會有如此的感覺，他這時候正蹲在一株就靠近樹蔭上低着頭在聽着她說。

太陽的光芒透過縱橫的樹葉子，從空隙間射到他棕色的皮膚上，反映出了那許多葉子的影兒；晃動地停留在他的皮膚上，好像印上了無數不同形的彩色斑點。他伸開着四肢，但斜着頭部，是怪靜嫻地，那對敏銳的眸珠，光彩奕奕地，不停地旋轉着。他見了他，一定以為是位古代的男子。你再也不想起他在嬰兒時代，曾受過一個神身有毛的母猴哺養的，更想不起他的雙親自從死亡在海灘小屋之後，他是沒理會到社會間還有別的動物。大猴克卻克族之外。

反之，你要是不理解他那滿臉憂鬱地，他這調靜地，與常人不同，他脫胎於一位英國的士婦，和一位英國貴族男子的合作結晶品。

人談泰山就是英國貴族男子的合作結晶品。

阿倫凱長得這美麗，上上地是這好的。

這女人來是這好的。

泰山和梯凱的結成遊伴，已經有了好多年，而且跟她年齡相仿的小猿，已經而又兇猛的野獸了。要不是經常地獨個兒和他玩的話，那他也不會和她加強親切關係的。

今天他坐在樹枝上望着她，覺得她的美麗，真令人神往——而且發見了以前所沒有發見過的新的美麗，因為在過去，一塊兒玩耍的時候，由泰山的靈敏的頭腦發明捉迷藏遊戲，所以通常地終是在樹林間竄來兜去，從未有過一次這樣凝神，看過梯凱的。

泰山搔着頭皮，用着手指撥動他的烏髮，顯出一張稚氣未脫的臉兒，且也嘆着氣。梯凱給他新發見的美麗，並不是使他失望，他羨慕她的一襲天然的皮衣，遮蓋着她的全身。他自己已是裸體的，他惱恨自己身上一無所有，多醜呵！在好多年前，他曾懷着一個希望，能有一天，他也能穿上一件毛衣，和他的兄弟姊妹們一樣；但是，到如今他還是沒有如願以償。

同時還有梯凱的一副大牙齒，雖然沒有像雄猿那麼的長大，但也夠堅強有力，不致像泰山的雪白而又脆弱。還有她的高凸的眉骨，鼻子和嘴巴，都是闊大而扁平。泰山覺得自己的嘴巴，面頰，一雙靈動的眼睛，都是包圍在一個小小的平圓的體積中間；他祇覺得沒有一處是比得上梯凱的。那天下午，驚異地有隻年青的雄猿，在靠近樹根旁邊找覓食物，正朝着梯凱的那兒走來。叢林間，還有許多克卻克族的人猿，幽閒地在散步着，踱來踱去。經常地有一兩隻人猿向梯凱身邊走來，泰山並沒有注視牠們。當他蹙緊着雙眉，顯出妒嫉的狀態的時候，他就望見通加走到她身跟來，而且是坐在她的旁邊。

泰山素來是喜歡通加的。從小時候就在一塊兒玩耍，並排坐在水邊，張手捕捉水裏的魚，兩口子的臉兒照在池沼的水面上，顯着親暱而又愉快的神情。

他們一同毆打過脫白賴，（克卻克族的雄猿名）也侮辱過獅子。既然一對友善的游伴，但現在的泰山爲什麼竟會豎立起短髮，惱怒起來呢？這是不是因爲通加坐得太靠近悌凱了嗎？

這是因爲通加比以前兩樣了，祇要瞧牠堅強的肌肉，長大而銳利的牙齒，就可以明白牠已經不是過去時候，和泰山同在草地上，扭着假鬥爭的通加了。今日的通加是頭大猿了，是頭兇悍的雄猿。但是牠和泰山也沒有鬥爭過。

這年青的泰山瞧着通加有好幾分鐘，只見牠更加靠近悌凱了。他看牠伸着一隻粗健的手掌，拍着她的肩頭。這樣，人猿泰山再也忍不住了，就像貓樣的跳到地上，非常敏捷，毫沒聲息地向着牠走去。

他走去的時候，翹着嘴唇，露出雪白的銳牙，發着低低的咆哮聲，直從他的丹田裏發出來。通加覺得了，張着牠滿佈血筋的一對眸珠。悌凱也輕輕地抬起她的半身，瞧着泰山。她能夠猜得到泰山所以發怒的原因，很快的，她站了起來，伸着手指，在通加的小耳朵後面，不住地替牠搔着癢。

泰山看得很清楚，悌凱已經不是一小時之前一同游玩的小游伴了；她已顯示了一番新奇的模樣了。泰山決定要把她奪爲己有，預備要和通加拚個死活，假使有別的阻力妨礙他的權利，他也得盡力鏟除的。

站着，他的肌肉暴漲着，伸着一個廣闊的肩胛，對着通加走去，人猿泰山近來了，漸漸地近來了。他的臉兒雖然對着地，但是，他的一對灰色的瞳孔，却死盯着通加，他走前一步，他的咆哮聲更加沈着一些。

通加站起牠的短腿，覆蓋着豬鬃似的毛，露着一嘴獠牙。牠也發着咆哮聲，偏着身迎來。

「梯凱是泰山的。」泰山說：從喉間發出來的吆喝聲。

「梯凱是通加的。」這雄猿回答着。

薩凱，納果，根士，被他們倆的爭吵聲驚動了，都抬起頭來探看究竟，一半是驚駭，一半是奇異。牠們都在打盹睡，被鬧聲驚醒了。牠們現在爬起來觀戰，這是叢林動物的慣性。

盤繞在泰山肩頭上的，是他的長繩，捏在他手裏的那把獵刀，是他去世已久的父親的遺物，但泰山並不知道。在通加的小腦筋中，牠是非常重視這把雪亮的獵刀的，因為牠懂得這東西可以殺生，或者割肉吃，這在兒童時代牠早已知道了這把刀的用處。殺死脫白賴，他的養父，和猩猩。通加知道這兩件事，所以牠懂得泰山的刀的危害，牠不敢近前去，祇是亂轉着，打算有個機會給牠溜走。

但是，泰山怎會讓牠脫逃的呢。他倆正在相持不下的當兒，這使梯凱知道他倆所以引起鬥爭的原因，原是爲了她自己。在梯凱的生命史中，從未有過爲了她的色相而引起異性的鬥爭的。她祇瞧見過別的雄猿爲了別的老雌猿，互相爭鬥過，於是在她野蠻的心坎裏也希望着，能有一天爲了她的美麗，也引起一場激烈的醋海風波，打得頭破血流，染得林中草地都變成血紅的顏色，這樣，她的心才夠痛快哩！

所以現在的她，一點都不驚慌，仍舊安然地瞧着他倆去爭鬥。她非但不去理會他倆，反而用着下賤名詞去侮辱他倆：蛇呵，狗呵，她更叫莫格執着棍子督促他們——莫格是隻老母猿，已經不能跳遠，牙齒也都脫落，祇能以香蕉等食類當食糧的老母猿了。

通加真是憤怒已極。牠就向泰山撲了過去，但泰山早跳在旁邊，使通加撲了個空，牠很快的轉身又跳了過來。泰山舉着獵刀，對準了通加的項頸，使勁地斫了下去。這人猿趕快避開，已經來不及

了，被斫中在肩膀上。

那鮮豔的紅血，像噴泉似的從通加肩上飛濺出來；悌凱見了，却殘暴地狂呼着。啊！果然爲了她的色相引起了異性的鬥爭！她幾年來的願望，現在如了她的心意了。她更驕傲地環顧着四周，表示旁人有否瞧見了爲她的色相而流出來的鮮血。

假如悌凱不是傲慢的話，她一定會注意到頭頂上覆蓋着的樹葉子，她以爲是寂靜無聲，沒有風刮的一樣。假如她覺得的話，她祇要向上望一望，一定會望見有隻人猿，睜着一雙黃眼睛，蹲在她上面的極枝間，正在熱情地望下瞧着她呢；然而，悌凱並沒有向上看。

通加受了傷，即忙後退，吼着恐怖的咆哮聲。泰山又追了上去，嘴裏吆喝着，手裏還是執着獵刀。悌凱離他倆較遠了，於是站了起來。

蹲在上面瞧着悌凱的那隻人猿，亦跟着她移動着，還是不放鬆地盯視着她。通加見勢不佳，祇有站住腳，預備再來一次新的鬥爭。牠的嘴裏不住地噴着白沫，一團一團地黏在地上。牠站穩了腳跟，低着頭，張開着手臂，打算趁泰山不備的時候衝上去。牠滿以爲用牠的巨掌，要是能夠抓住泰山的柔軟的，棕色的皮膚，這樣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牠的了。通加沒有理解泰山的戰術是獨特的。牠始終沒有與他接近，祇在他的四周蹣跚跳着，計劃趁虛衝入，採取的是持久的，消耗的，運動性的游擊戰。

泰山在以前從未和人猿有過真正的決鬥，祇是一同玩玩而已，因爲他深知像他自己的精力，若和人猿決鬥，不消說，很難能保得生命的安全。他本來不懂得害怕的，但在戰鬥的時候，他知道謹慎是必要的——無論對於那一件事。凡是值得做的，他決不推諉的。

他的獨特的戰術，對於他的身體和武器，都是相配的。他的牙齒堅強而尖銳，着實可以當作武器抵禦敵人；但是要和人猿的獠牙比較起來，那就顯得脆弱無用了。他在四周蹣跚着，避免了敵人的直接抓捉，雖然他的獵刀失却了殺死敵人的功效，但他自己却也避掉了危險和苦痛。因此，通加雖然想盡方法要直向他撲去，但是，人猿泰山始終祇在牠的四周跳來跳去，嘴裏罵着，手裏的刀，仍然是很活靈地在揮舞着，沒有放鬆。

這裏沒有勝負，於是二口子忽的都站住了脚，互相觀望着，明顯地，這是彼此都需要休息，預備展開第二幕更有勁的血的鬥爭。正在這當兒，通加的眼睛，瞧見了外來的仇人，人猿改變了刹那前的意念，消滅了怒火，拔起短短的腿兒，帶着恐懼的臉色飛也似的逃走了。

每個觀戰的人猿都嘲笑通加的無恥。牠怎會忽然的轉變呢——原來牠們的世代仇人正逼近來了。

泰山也想找個安全的地方，躲避一下，正像同族中的其他的人猿一樣的躲起來，但他忽又聽得豹的吼聲和一個雌猿的叫救聲。通加也聽得這聲音，牠却只顧自己逃命。

泰山不像牠一樣，他看看後面，有同族中的人猿受了豹的欺侮，不得脫身；那知道通加瞧見了求救的梯凱，牠也驚慌得幾乎喊不出聲來。

梯凱一面極叫着，一壁向對面林中逃去，豹跟在她後面追，看上去很容易抓到了。豹所以追得狹從容的，因為豹覺得，這麼一頭雌猿悻悻地逃命着，不等她爬到樹上，已經是牠的捕獲物了。

泰山看梯凱一定要送命了，他叫喊通加和其他的人猿都來拯救她。同時自己直向豹奔去，急忙地解下了肩上的草繩。泰山知道沒有大猿們在林中，但也沒有獅子，他的牙齒是及不上豹那麼

銳利的，假如有了牠們的幫助，那不消說得，今天一定可以結果了豹的性命。但現在他既已叫了牠們，牠們一定會趕來增援的。

通加聽見泰山的叫聲的，像其他的人猿一樣。但是，竟沒有一個響應泰山的叫聲，或者奔到梯凱的那兒來，可是豹更逼近她了。

泰山在豹的後面，喊得亦更急了，他滿想豹聞聲從梯凱身上轉變方向來的，或者好讓她趁機爬到較高的樹頂上去。這樣，豹便會失去對她的威脅的，他對豹用着侮辱的言詞亂罵着。他預備待豹停步了，衝上去決鬥一場，但豹竟像沒有耳朵樣的連頭都不回顧一下，祇管朝前直奔着。

泰山快要趕到豹了，但當他追到豹的時候，恐怕梯凱更早的被豹抓住了。用他右手的草繩，就對準了拋出去，因為他覺得這時候不是儘管追趕的時候了，他一定能夠標的準確的，這是有他的攸久歷史的訓練的。現在竟落了個空，原來這裏沒有固定的目標夠他瞄準，因為在平時，他練習打靶的目的物，是不流動的。但是在豹沒有傷害梯凱之前，他一定有機會套住這畜生的。

梯凱剛巧跑到一株大樹底下，正要跳上一枝較低的樞枝時，那豹也趕到了，豹舉起前爪來快要抓住梯凱的雲那間，泰山第二次又拋出他的草繩，也正好套住了豹的頸子——泰山急忙用力拉住，繩圈立即收緊，使豹無用武之地。

離開她的距離真正祇有一點的路，豹被繩的活結揪住，突然地站住了，但因這突然的停住，以致重心不勻，豹竟仰天的跌倒了。眼睛一霎，豹又站了起來——不住地搖着尾巴，嘴巴張得像血盆似的，一排怕人的牙齒完全露在外面，喉嚨裏發着駭人的咆哮，十足是一副受驚和憤怒的神色。

他看着泰山，知道泰山就是使牠受阻的敵人，而且相距不過四十尺光景。這樣，豹是更加怒惱

了。

現在，梯凱是安全了；泰山看她不久就可以爬到樹頂，該是沒有危險了。不過豹已恨之切骨。泰山呢，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危在眉睫，沒有好的幫手，不一定能夠致勝的，但是他有什麼機會一定能夠取勝呢？泰山雖然這樣地盤算着，但地位給予他的却是個難題。樹離開他太遠了，那豹一定會和他同時奔到的。泰山左右為難着，但不得不奮身出來鬥爭一下。他的右手捏着那柄獵刀，本來一個普通的人，怎受得起那兇猛的豹的銳齒的噬咬呢？怎經得住那豹的腳爪的撕抓呢？但是，這位小爵士却抱着死鬥的決心。

在安全的樹林間，有大猿們守候着，牠們沒有咒罵的，牠們原是人類的創始者，當然是有着人類的特性的，梯凱却怕極了。她着急地叫大猿們去幫助泰山，但牠們都不敢，因為牠們有着別種思想。泰山並非牠們的正同類，這樣，何必冒着自己的性命去救他呢？

現在，豹吼着，身體也動了——這身體已離開原地。那豹雖然很快，但泰山的動作也不慢。他跳到那邊，豹撲一個空，泰山却已安全地到了那邊。

豹當然不肯示弱的，還是追上去，泰山的那條草繩於是跟在牠的後面拖了上去。經過一叢灌木，草繩被繞住了。豹沒有覺得，還是向前走，終於是受了牽制又停止了。泰山趁機就跳到一株小樹的高枝上，豹是不能再追他的了。

這裏，泰山安全了。其他的大猿們都來趁機，戲耍着豹，折着乾葉枯枝擲射着豹，豹更加憤怒了，咬着那草繩。一分鐘之後，豹便瘋狂地咆哮着，脫繮之馬似的，逕向林中奔去了。

半小時之後，這族人猿們又來到地上，過着原始的生活，泰山收回了被豹咬斷的草繩，重新又

打上一個新的活結，悌凱靠得緊緊地坐在他身邊，從她的表示上推測起來，這顯明地是含有感謝的意思。

通加惡狠狠地望着他們。有一次，當牠走近攜來時，悌凱却露出牙齒來咆哮着，泰山付了牠一個嘲諷的冷笑；但通加沒有挑釁的表示。牠似乎理會到，泰山既經出了全力，拚着性命救了她，應該受到她這番熱情的溫存的。

夜到來了，他的草繩修理好了，泰山又拿着它跳上樹去。他要想找些肉食充飢，但是，水菓草料和蟲類；這些東西到處皆有，泰山却不高興吃這些粗劣的東西，他寧願去獵獸，祇有這肉食才合他的胃口，補長他的精力，要不然，他那棕色皮膚包裹着的肌肉，也沒有這麼堅硬有彈性呢。

通加見他倆分開了，於是假裝覓食的樣子，漸漸地靠近悌凱來了。牠離她只有幾步路，牠偷看着她，她也正在瞧着牠，並且在她的臉兒上沒有半點兒怒意。

通加覺得心花怒放地，挺着牠的廣闊的胸膛，搬動着牠的短腿，在牠的喉嚨底裏又發出了一種堅強奇異的哼聲。牠掀着牠的嘴唇，張合着牠的牙齒。悌凱果然注視着牠。她又怪熱情地，望着牠的高起了的眉毛骨，和牠的短的，健壯的鬚子。不錯，牠真美麗呵！

通加猜測她的目光，是在讚賞自己的雄壯，於是牠更驕傲了，自詡是隻美麗的孔雀。同時，牠更顯出和牠情敵比美的姿態。

通加得意地，沒有一件是泰山所能及得上牠的。牠有一身美麗的毛衣，泰山却是精光的一身，多麼醜呵！牠有平扁的鼻頭，泰山的高起的鼻子比得上牠的美麗嗎？還有泰山的眼睛，四眶是白色的，不像牠鮮血似的紅豔。通加知道牠的紅色眶圈的眼睛是美麗的，因為往常牠在池沼裏喝水的

時候，早已看出自己的美麗了。

這通加漸漸地親近悌凱，直到並肩坐下爲止。當泰山打了獵回來的時候，又見悌凱正在替他的情敵搔着背。

泰山妒嫉地，通加和悌凱都沒看見他，他於是又回進叢林。他靜靜地瞧了一會，看着牠們；嘆息着，覺得非常痛苦地，他又回進深密的叢林中去了。

泰山的心好像給鉛塊縛着似的，沉重地，他主張走得越遠越好。他要離開使他覺得愛的第一次悶惱的場所，他當然不能懂得其中的真理。他祇覺得通加的可惡，但他模糊自己爲什麼不和通加去拚個死活，剷除這個破壞他精神上安慰的情敵。

他也覺得悌凱的可恨，他原認她是宇宙間最美麗的生物，祇要看見了她，他的愛才會放出光明來。

泰山得到撫養的影響。從嬰兒時代一直到克賴死時爲止，當可龍格的毒箭穿通她的心。克賴愛這英國孩子的心始終沒有變動過，這正是給予泰山的愛的實驗。

克賴愛她的養子，泰山也愛他的義母，自從她死了之後，他便失去了林中所有的愛的目標。泰山不懂得人世間的一切，但對於愛，他却得之獨厚。

在悌凱給泰山看見了之後，幾小時內他就把愛克賴的一顆心去愛悌凱了——爲她鬥爭，爲她狩獵——整個的心都獻給了她；但現在他的心是痛碎了。他的心好像給針在刺戳着。他把他的——一隻手揪着胸口，回憶着過往的一切，想到最後一次瞧見悌凱熱愛通加的一副情景，他的心覺得更加破碎了。

泰山搖頭太息着，逕向林中去了。

兩天之後，他獨個兒打着獵——非常頹喪，非常悲哀；他決定不再回到這部落去。他不願意再看見通加和悌凱同在一塊兒熱的愛態。正在他踽踽地獨行的時候，忽然瞧見一隻雄獅和一隻母獅，從他下面經過，肩並着肩，母獅舐吻着雄獅的面頰，這是一個愛的示威。泰山觸景生情地，惱怒着，摘着硬殼菓擲獅子。

後來泰山碰見好幾個孟格郁的黑武士。他預備要用他的繩結去套一個黑武士，因為那黑人離開他的伙伴們有一段路的相差，他正想丟出繩子去，但他忽又看見黑武士們好像在忙着收拾東西似的，他於是又住了手。他們恰巧造好一隻籠子在間道上，用樹枝葉遮蓋着。當他們在工作的時候，當然看不見裏面放的是什麼東西。

泰山很奇怪，這東西有什麼用處？他們為什麼要造它？但見他們完工後，又順着來的那條道路回邨落去了。

好奇心驅使着泰山，他跟他們同去，到了那裏，伏在一株大樹上朝下望着；一望見邨中，那知正使泰山想起了舊恨，因為用毒箭射死克賴的黑人，正從那兒走來。

泰山雖然痛恨這些黑東西，但他却又對這些黑人有些好感，每日在邨落裏的生活狀況，尤其是他們的舞蹈；當火生旺了之後，火光射到他們裸體上，他們就舞踊着，同時也練習着戰術。泰山現在所以高興地跟着黑武士回邨來的動機，原想再看他們的跳舞，那知是晚沒有舉行，這給予泰山又是一個失望。

因此，他蹲在樹上眺望着，只望見有堆人圍坐在一個快將熄滅的火的四周，這火還是日間議

事時候生起的。在邨角落裏某一個黑暗中，泰山又聽見了共同的談笑聲，人猿泰山仔細瞧了個究竟，只見有很多黑東西，不過都是一對一對地，但每一對的配合，而且又都是年青的男人和少女。泰山又是觸景生情地斜轉了頭，沉思着。這晚上他便睡在這顆大樹上，悌凱還在他的記憶中，做夢時他還看見的。

通加，獨個兒地出來打獵，離開牠的部落已有很遠的路程了。牠是沿着一條象道，慢慢地走來的，突然地，牠的去路給那些短木阻斷，變成此路不通了。現在的通加，火惱地，認為非剷除這障礙物不可！不像牠平時對於每件事都用暴躁性子去解決的一樣，那知牠擰斷了短木，牠却不知不覺地撞進了一個深洞了。牠恐懼地，更暴燥了，牠想去咬前面的短木，那知沒有發生效力，牠逼不得已打算轉身，可是四周都沒有牠的出路了。通加又使勁衝撞了好一回。回答牠的完全是失望，因此，整個的長夜，祇有借它當作客店了。

次日早晨，有一隊黑武士，從孟格邨出來，朝這陷阱走來；在樹頂上，有個裸體的年青大漢，緊緊地跟隨着他們。獠猴，以為泰山是牠的同類，因為牠看泰山的棕色皮膚和牠是一樣的，牠吱吱地叫着，泰山也付之一個笑，但這笑是帶着澀味的，他仍舊跟着黑人前去了。

泰山還是歎息地，祇覺得步子太沉重了。前面又遇見了一隻美麗的小鳥，在他眼前飛來飛去。在叢林中的每一樣東西，件件都能引起他的感傷，使他重復地又想起了失去了的悌凱。

當這些黑人到了這陷阱時，通加坐在門口又憤怒起來了。用牠的巨爪搖曳着木柵，而且又大聲咆哮着。可是黑人却高興極了，他們沒有白費了工夫，現在果然捕到了一個全身有毛的人猿。泰山悶悶地走着。當他的耳朵聽見人猿咆哮的聲音時，他又打起精神來，趕到這陷阱的下風，

便向空氣中嗅着。不久，這氣息告訴他，這是熟悉的通加，他便近前些看了看，果然是的，原來牠被跌入了陷阱。

泰山沒有另外的動作，他瞧着黑人怎樣對待他們的俘虜。他們一定要殺死牠的，泰山快樂極了。現在，悌凱該可以屬於自己的了，再沒有人會來阻礙他的權利了。他瞧着，他看見黑武士們除了遮着籠子的樹葉，然後又用一條繩扣住籠子，拖着往部落去了。

泰山等到聽不見他的情敵的叫喊聲了，才飛也似的穿過叢林。人猿泰山回去尋找部落和悌凱去了。

有一次，在半路上，泰山又瞥見豹和牠的家眷共臥在一塊小的空地上。那豹展開四肢，仰天的睡着，但牠的同伴，一半身子靠在牠臉邊，用前爪輕輕地替牠在胸口搔癢。

這動作使泰山格外加快了速率，他到克却克族的時候，竟沒有一個人猿發覺泰山回去了，因為在這族中要算他第一個走路沒有聲音了。他看見卡姆和她的丈夫，親熱地肩並肩在一起吃東西，兩口子都是長有濃密的毛，夠稱相配調勻。他又看看悌凱獨個子在吃着。不久，她將不是一個單獨的雌性了，因為泰山又要加入這族了。

這裏每個人猿都吃了一嚇，當泰山到了牠們的面前之後，但更加添了一陣嘈亂，直到牠們認清了新來的是誰之後。

泰山沒有注意這個，因為從前有過幾次，每逢泰山離開了牠們好久以後回來時，牠們都像今天一樣的要擾動一陣的，這正因為人猿的記憶力薄弱，在以前，像這樣擾動真有不少次數呢。

泰山推開了牠們，牠們闢出一條走路，上悌凱身跟去，但她却躲避起來了。

「悌凱！泰山說：『是我呵！你是屬於泰山的。我是爲了你回來的。』這人猿悌凱靠近來些，仔細地看着泰山。她又嗅着他，似乎疑心他是冒名的。」

「通加在那裏？」悌凱問。

「被黑猿捉去了！」泰山回答着：「他們將要殺死牠了。」

在悌凱的眼眶裏，泰山看出她關切通加的命運，覺得非常的苦痛；但她很快的倒在人猿泰山的懷裏，他真覺得異樣的舒適，怪甜蜜地摟住了她。

他摟着她，他注意着，吃驚着，覺得自己的手臂棕色的，光滑的，摟着他的滿身是毛的情婦，很不相配。由此使他聯想到豹和牠的雌豹，還有那獼猴們，都是門當戶對的。還有那美麗的小鳥，也都是配合着美麗羽毛的情侶的。就是獅子，侶伴也是同樣披有長毛的。雌獅雖有些大同小異；但是，總沒有泰山和悌凱一樣的，相差得連外貌也不同啊。

泰山總覺得不大妥當，他的手臂離開了悌凱的肩胛。慢慢地遠開了牠，她看着他，把頭斜着一邊。泰山挺着胸膛，握緊着拳頭，不住地槌擊着。他又抬起頭，張開着嘴，從丹田深處，發出那種駭人聽聞的人猿的勝利的叫聲。同族的人猿都瞧着他，他沒有殺什麼，這裏沒有使他要殺的原因。不，這裏不許他殺的，因爲牠們都走開了；但是，當牠們每隻眼睛都望着他最後一霎那間，他已經像飛也似的奔去了。

牠們看他奔到一株附近樹前，隨即跳上了樹，去得無影無蹤，從此牠們都忘記了他，就是悌凱也是再記不得他了。

孟格邨的黑武士，牽着那隻籠子，半路上休息了一下，繼續又朝着回邨去的路上前進了。關在

籠子裏的那隻通加，不絕地叫喊着，當他們每次牽動一下籠子的時候，牠還用牠的頭撞着木柵，和用嘴咬着牠的咆哮，使人聽了真夠戰慄。

他們在快要到邨落的以前，他們又舉行了最後一次的休息。再過幾分鐘，他們快要走出叢林了，但他們都沒有預料到快要發生意外的遭遇了。

一個棕色的大漢，躲在樹上監視着他們。眼睛盯着那隻籠子，和數着這般武士，他在打算着，等候機會的來到。

泰山看黑人們到了樹蔭底下。他們都是怪疲憊的，其中有幾個已經睡着了，他靠近些，他雖然走得很快，但樹葉子的擦動，倒是一點聲響都沒有。他伏在樅枝上靜待時機，現在可是有兩個黑武士尚未睡去，雖然一個已經在打着盹了。

泰山又等了一下子，只見那個未睡去的黑人，忽地站了起來，走到那隻籠子的後面，泰山在樹上跟着。通加瞧着那個武士，低低地咆哮着。泰山着急着，恐怕驚醒了那般睡去了的武士。

泰山低聲地喊着通加的名字，這近在黑人耳朵跟前的叫聲，他未必能夠聽見，可是通加早已聽得了。泰山靜着，通加的咆哮也停止了。

這黑人走到籠子後面，看着籠子門上的門，他正在彎着腰看望的剎那間，泰山已經從樹上跳到他的背上了。即忙伸出手指又住了他的顎子，他雖然要想叫喊，但是，已經不許他發出聲來了。泰山又用他的牙齒咬着黑人的肩頭，更用他的鐵腿兒，在武士的下部，連連地踢撞着。

黑人被困在恐怖和靜默的威脅中。他總於是被摔倒在地上了；但是，在他顎子間的手指越又越緊了。

這黑人的嘴巴，張得挺大；他的舌頭，也伸得挺長；他的瞳孔也突出來了；但是，又住他額子的泰山手指，還是一陣緊似一陣的。

通加靜靜地瞧着他們鬥爭。在牠的兇惡的小心靈中，牠不明白泰山，爲什麼要弄死這個黑人。（通加還沒有忘記，牠和泰山不久以前有過一次激烈的鬥爭。）是不是爲了要救他？現在牠看見黑猿已經死了。

泰山當時放了手，急忙奔到籠子門前。泰山的手指很靈敏地，也怪熟悉地解脫了縛住着籠子的門。通加只能看——牠不能夠幫助。現在，泰山推開門已經有二尺寬闊，通加於是爬出來了。通加本想趁這時候，奔到睡着的黑人跟前，去痛打他們一頓的；但泰山却阻止牠不許這樣做。

同時，泰山便把那個被他摔死的黑人屍體，裝進籠子去，他仍舊上了門，和先前的沒有兩樣。

泰山笑出了愉快的聲音，因爲他得意他工作的巧妙，不消說，等到黑人們醒來的時候，一定會驚奇的。他能夠做這使孟格郁的武士恐怖的佈局，這籠子關着的，原是他們同伴的屍體，交換了那個被誘來的人猿，但距離時間，僅僅是幾分鐘的光景。

泰山和通加一同走進林中，肩並着肩兒，這個兇悍的人猿身上的亂毛，緊緊地擦着這英國爵士的皮肉。

「你回到梯凱那兒去吧！」泰山說：「她是你的，泰山是不要她。」

「泰山難道有了另外的她嗎？」通加問：

泰山聳聳肩胛。

「人猿的配偶，這裏是有着人猿的配偶的，」泰山說：「獅子，這裏有着母獅；豹，這裏也有着